蜀山劍俠傳/175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蜀山劍俠傳

◀上一回

第一七五回　圖解勤參 寸心通妙諦　飛雲可捉 咫尺誤仙緣

下一回▶

且不說李寧率領英瓊等前往峨眉凝碧仙府赴會。如今先補敘由戴家場分手出來的幾個本書中重要人物的事蹟，以便歸入到峨眉開府盛典。下文繁妙節目甚多，日後俱可一一交代。這且不言。

且說老英雄淩操的愛女、俞允中的聘妻女俠淩雲鳳原是追雲叟白谷逸的內侄曾孫女。當白谷逸的妻子淩雪鴻在開元寺坐化時，對白谷逸同窮神淩渾的妻子白髮龍女崔五姑再三囑咐說：「淩家仙根甚厚，五十年後必有子孫得道，務必代爲留意。」後來，白谷逸算出應在雲鳳的身上，便借衆仙俠大破戴家場之便，給煙中神鶚趙心源去了一封柬帖，命他到時開看，等白髮龍女崔五姑一現身，便即將柬帖呈上去，說自己門下並無女弟子，請她務必克踐前言渡引雲鳳。五姑此來，一半相助衆仙俠驅除異派，一半也是爲了渡化侄曾孫女之事，當然照辦。

雲鳳本來心性高潔，向道甚誠，祇爲老父年邁，又鮮兄弟，不得已纔許配俞允中。雖然允中英姿颯爽，武藝高強，又是世家子弟，堪稱佳婿，到底不是夙願。及至和姓羅的結仇，避至戴湘英兄妹家中，先後遇見了好幾位劍仙俠士，大都飛虹百里，上下青冥，纔知仙人也是人爲，愈發動了嚮往之心。幾次想和老父商量，就着這當前仙緣，投師學道，俱被阻止。雲鳳無法，祇好暗中背人去激允中，誰想允中十分癡情，也是執意不肯。雲

鳳暗中甚是氣悶，原準備破了戴家場，拼死命苦求羣仙接引，以死自誓，好歹也要了卻這層心願。不想一出去便遇見假頭陀姚元，仗着一手神槍，剛要得勝之際，忽被姚元暗放瘟篁迷魂沙，冒起一股黃煙。雲鳳聞着一股奇腥氣味，剛暗道得一聲：「不好！」立時中毒倒地，眼看死在姚元禪杖之下，多虧戴湘英趕來接應，一彈子將姚元右眼打瞎。淩操見愛女倒地，忙趕過去救時，倏地眼前一閃，現出一個白髮婦人，就地上抱起雲鳳，身形一晃，不見蹤跡。

雲鳳在迷茫中，微覺身子被人捧住，輕飄飄地憑空騰起，漸漸不知人事。等到醒來一看，已臥在一間極修整的石室以內，面前站定一個滿頭銀髮、手拄鐵杖的婦人，正撫着自己滿頭秀髮說道：「小孫孫，你能知我是誰麼？」雲鳳幼年便聽淩操說起自己家中曾祖姑成道的仙蹟，一聽這等稱呼，把白髮龍女崔五姑當成了淩雪鴻。適纔曾爲敵人毒煙暈倒，定是遇救到此。連忙下拜道：「你老人家可是五十多年前在開元寺坐化的那位曾祖姑麼？」崔五姑道：「你曾祖姑業已兵解化去，又經過了三十餘年的流轉，纔轉動託生，在蘇州閶門外七里山塘一個姓楊的漁人家裏，不久便可相逢。我是你叔曾祖父淩渾的妻子白髮龍女崔五姑。因你曾祖姑坐化時，曾再三向我和你曾祖姑父追雲叟白谷逸說，淩家仙福尚厚，他年還有出世之人，要我三人隨時留意，渡化接引。日前你叔曾祖算出應在你的身上。今日打擂時，趙心源又拿着你曾祖姑父的書柬，請我渡你到此，先傳授你坐功劍法，日後再引進到峨眉門下。你叔曾祖日內便去青螺峪驅除八魔，創立教宗，我本應相偕同去。祇因你叔曾祖雖然道法高強，在各派劍仙中享有盛名，祇是他還不算是玄門正宗，門下弟子異日均難免於兵解。昔日你曾祖姑便是喫了此虧。他性情又有些古怪，異日學成劍術，必不容你轉入峨眉。所以他本想將你帶往青螺，是我執意不肯，纔將你帶在這風洞山白陽崖花雨洞暫住。我先賜你一口玄都劍，按我所傳，每日虔心練習。我不時離此他去，每隔旬日，必來看你一次。此洞爲昔日白陽真人學道之所，靈蹟甚多，乃人間七十二洞天之一。內洞壁上，有白陽真人遺留的圖解熊經鳥伸，外具百物之形，內藏先後天無窮變化。你祇要勤加揣摩，以你天資，日久自能融會貫通。稍能有成，再下山去略積外功，便可持我柬帖，趁着峨眉開闢五府之便，前去拜師了。開府盛會，爲時相距不遠。同門中身懷絕藝、道法高強之人甚多，你既是我引進之人，雖不能超越羣倫，也須相差不遠。此事成敗，全仗你自己修爲，勿負我的期許纔是。不過此山遠在黔桂邊境，數千里山嶺雜沓，除了山北鐵雁衝黃獅寨一帶，略有多族雜居外，雖然風景奇麗，時爲仙靈窟宅，但亙古以來，洪荒未闢，大澤深山，山魈木魅、蟲蟒怪異之類甚多；再加上此洞久傳藏有白陽真人一部針訣和兩匣芒餌，中間經過許多異教中人來此搜掘，至今不曾發現，連我也未知藏處，難免不再有人覬覦。我再賜你神針一枚，可隨心收發，作爲防身之用。你若有緣將真人遺物得到手中，足可助你數十年苦煉之功。可隨時留意，

那就看你緣分如何了。」雲鳳聞言，不禁感激涕零，抱着崔五姑的雙膝叩頭不止。

崔五姑笑道：「我知你向道心誠，今日正稱你的心願，盡自傷心則甚？快起來。」雲鳳含淚起立道：「曾孫女蒙曾祖母天高地厚之恩接引到此，九死難報！祇是爹爹年邁，並無子息，所生祇曾孫女一人，平時甚是鍾愛，今見曾孫女失蹤，必然悲痛不止。還望曾祖母恩施格外，大發鴻慈，將他接引到此，即使修道無緣，也可朝夕侍奉，不知可否？」崔五姑笑道：「癡丫頭，你當修道成仙就這般容易麼？此山已高出雲表，你此時人在洞中，又服我的靈丹，還不覺得洞外罡風何等凜冽。常人到此，便即吹化。便是你，也須修煉四十九日之後，始能出洞遊行。他一個暮中衰叟，到此怎能禁受，洞中食用之物俱所不備，你在數年內還未必能服氣禁食。這四十九日中，尚須我給你採辦黃精鬆子之類充飢。自出取食，須待四九期滿，骨堅氣凝之後。他來豈非受罪？至於憂思愛女，在所難免，但已有人爲之分說，決可放心。他此刻有俞、戴兩家留住款待，正好安樂。你祇要有志向上，年餘光陰，便能見面。你必將我的靈丹與他服食，縱難成仙，也可延年益壽。一人得道，九祖昇天。圖這年餘之聚，反分道心則甚？」雲鳳不敢再說。

當下崔五姑便命雲鳳盤膝坐下，道：「你如此孝思，索性我再助你一臂之力，使你早日學成，父女重逢。此舉省卻你苦功不少。須知此等仙緣，曠世難逢，勿以得之太易，不自珍惜，淺嘗輒止。」雲鳳聞言悚然，恭謹領命。崔五姑伸出一手，按住她的命門。雲鳳祇覺五姑的手微微在那裏顫動不止，漸覺一股熱氣由命門貫入，通行十二玄關，直達涌泉，再由七十二脈周行全身，遍體奇熱難耐。雲鳳祇管凝神靜志，一意強忍。先時五內如焚，似比火熱。半個時辰過去，方覺渾身通泰，舒適無比。忽聽五姑喜道：「想不到你定力根骨如此堅厚，真不枉我渡你一場了。」接着又傳了雲鳳坐功，說道：「你此時百脈通暢，百病皆除。日後運氣調元，可以毫無阻滯，後洞現有我適纔採來的黃精，外有鐵釜一口，支石爲竈，足供半月之糧，可照我法做去。半月後，我再來傳你劍訣。」說罷，取出一口長纔二尺的寶劍和一根三棱鐵針，交與雲鳳，傳了針的用法，說得一聲：「好自修爲，行再相見。」雲鳳祇見滿洞之中金光耀眼，人已不知去向。知道洞外罡風厲害，不敢追出去看，祇得望空拜倒，謝了大恩。先將那口劍拔出，錚的一聲，電光閃處，劍已出匣，寒光射眼，冷氣侵肌。仙家異寶，果自不凡。神針無事不敢妄發，也知是件寶物無疑。不由喜出望外。心裏記着後洞壁間圖解和白陽真人靈蹟，以爲其中必多仙景，恭恭敬敬朝後洞叩了幾個頭，存着滿腔虔誠之心，往裏走去。

這洞共分前、中、後三層，祇前洞最爲光明整潔，中洞深藏山腹，雖然高大宏深，已不如前洞明朗。雲鳳見上下壁內到處都是殘破之痕，料是前人發掘遺蹟。走向洞壁盡頭，

見有一塊高約兩丈、厚有三尺的石碑，碑上並無字迹。轉過碑後，纔是後洞門戶，高祇丈許。進門一看，洞內異常黑暗陰森。雲鳳原有內家武功，目力曾經練過，仔細定睛巡視，依稀略能辨出一絲痕影，還是看不清楚。洞中彷彿比前、中兩個洞還大得多，除當中一個石墩和零零落落豎着許多長短石柱外，並無甚出奇景物。再走向壁間一看，那圖解也隻影影綽綽，有些人物痕跡，用盡目力搜查，不見一字。僅在東南角尋到一堆黃精、松子和那一口鐵釜，心中未免覺着有些美中不足。孤零零坐在當中石墩上，祇管出神尋思，也不想弄喫的。暗忖：「曾祖母既說圖解爲用甚大，必非虛語。這一點點人物立坐飛躍淡影，不見一字，洞中如此黑暗，叫人怎生索解？如不從此中悟出一些妙理，休說自己汗顏，曾祖母必當自己不堪造就，負了期許，也許就此罷手，豈不誤了仙緣？」想了一陣，又往四壁注視一陣。那飛躍屈伸之狀，還可照着內行功夫依式學樣，偏生坐像最多，十九一式，即使看得清楚，也無從下手學習。似這樣起坐巡行，過了好些時候，老是尋不出一點線索，不由着起急來。越着急，覺着洞中越更黑暗。末後把氣沉下去，閉了雙目，略微定了定神，把心一橫，暗罵：「好容易遇上這等仙緣，偏又資質這等愚下。如不悟出壁間圖解用意，誓以身殉！反正曾祖母要過了半月纔來，無須急在這時，何不先照她所傳煉氣之法，勤加練習，緩些時再去參悟？」想到這裏，便將雙膝一盤，冥心用氣，打坐入定。等到做完功課起身，也不知是甚時候，祇覺身輕骨健，神清氣爽。睜眼一看，洞中也沒有初進來時黑暗，壁間圖解隔老遠便能稍稍辨認。這纔稍悟虛空生白之理。適纔是由明入暗，滿腔慾望，心盛氣浮，所以看不大見。此時坐功之後，矜平躁釋，神清志寧，便好得多。以後勤加練習，定能視暗如明。祇要圖像能一目瞭然，無須尺尋寸視，縱無字迹註解，多少總要體會出一些道理。不禁轉憂爲喜，愈發奮勉不置。

雲鳳自從戴家場遇救，到此已有一天多時間未進飲食，這時心裏一寬，方覺腹飢。走向壁角置釜之處，一面先剝了松子入口。猛又想起仙人點化，往往示意於不知不覺之中。前洞盡有光明方便所在，這鍋竈偏生安置在後洞最黑暗的地方，看似無關，定非尋常，說不定又含有深意，且莫去動它。一面隨手取了一根黃精，咬了一口，覺着苦澀。見其中還雜有許多山芋，打算煮熟了喫，釜旁柴火頗多，也有火種，祇是無從尋水，出洞又畏罡風。祇得用身帶的一把小刀削些胡亂生喫了一頓。喫完起身，又向壁間巡視，除看得比前清楚外，仍無所得。一心苦練，洞中又無牀榻被蓋，索性不睡，徑去石墩上二次打起坐來。做完一次功課，異常舒散。或是喫些山芋、黃精、松子之類，又去打坐入定。似這樣做過了十幾次功課，始終未曾離開後洞。洞中黑暗，不分晝夜，算計時候，約有三天光景。因是潛心一意，勤苦參修，再加天資穎異，夙根深厚，進境極快。但云鳳本人尚不知道，祇覺心智空明，耳目分外靈敏而已。

有一次，剛剛入定醒來，偶看壁間圖解，格外比前清晰，知是打坐之功。自忖：「再有數日，祇要按着曾祖母所傳坐功，能在一次中將氣機運用純熟，通行逆關，過了十二周天，做到她老人家所說境界，便可照着壁間圖解，不問悟出門徑與否，一一試練了。」正自尋思，微聞水聲滴石，靜中聽去，分外清楚。細一留神，聽那水聲竟出自那塊打坐的石墩之下。雲鳳連日用功，除喫些山糧外未進滴水，也未行動過一次，忽然聽得水聲，不禁思飲。心想：「洞中靈蹟甚多，除壁間圖解外，也曾仔細搜索，並無所見。石墩下面是實是虛，怎未想到移開一看？這水聲好似時近時遠，石墩又大，莫非下面還蓋有洞穴不成？」想到這裏，走近前去，兩手搬着石墩往前一拉，竟能移動，連忙運足平生之力，一陣搬移，移開二尺來遠近，漸漸發現穴口，心中大喜。等到石墩移向一旁，再看全穴口，比石墩祇稍小一圈。低頭往穴裏一看，水聲已住。那穴道由前往後，斜行下去，看去雖然很深，不過斜徑陡些，並非直落無際。有了着身之處，自信從小練就一身輕功，還可提氣貼壁上下。略微歇了歇，振起精神，將真氣往上一提，身坐穴口，伸足入穴，背貼着那滑削陡險的穴壁，緩緩往下溜去。快要到底，纔將氣一舒，放快了勢子。等到腳踏實地一看，地方不大，石筍林立，均甚粗大。石壁沒有上面平整，到處都是孔竅洞穴，仍有不少發掘過的痕跡。再一細尋那水聲之處，祇在一聲形如槎丫的奇石上面洞竅裏有一線流泉，涓涓下滴。想是年代深遠，水滴石穿，已成了一個尺許方圓的水坑。水與地平，也不溢出。用劍一探，不能到底，彷彿很深。張口就着泉流一嚐，竟是甘冽異常。心想汲些上去，又沒盛水的東西。如若上去，將那口鐵釜搬下來盛，又恐拿着東西，走這樣滑削的穴壁，下來容易，上去卻難。想了想，無計可施。一心想喫點熟東西，祇得取下身披的肩巾，先放在水坑裏洗了個淨，就着那涓涓細流，將它浸溼。再脫去上身衣服，放在石上，以免弄溼了沒有換的。一切準備停當，口含溼衣，走向穴壁。仍是背貼着壁，將頭往上略伸，手足向壁，施展輕身功夫，一提氣飛也似往上游去，一會兒到頂。出了穴口，奔向釜前，將巾一陣擰絞，居然有一碗多水。左右閒着無事，穴底溫暖如春，也不嫌麻煩，一連上下三次，纔湊了有半釜子水。就石上晾起肩巾，將脫去的衣服着好。一面生火，一面削芋放入釜中去煮。不消片刻，水開芋熟，香味撲鼻。取出一嚐，不但那芋甘芳酥滑，連湯也是清香甜美，益覺適口異常。盡情大嚼之餘，不覺喫多了些。

雲鳳連日喫了許多冷東西，在前又服了崔五姑的湔洗腸胃的靈藥，藥力早已發作，又幾天沒有行動，被熱湯熱食一衝，不一會兒，忽然腹痛如絞。恐污穢了洞府，洞外罡風厲害，強忍着跑出洞去，擇一僻靜山石後面，剛一蹲下，便如奔流奪門，不可遏止。等到站起身來，積滯全消，頓覺身子一輕，五內空靈。細看當前景物，置身已在白雲之上。四外高峰微露角尖，俱在腳底。正當中午時分，天風冷冷，彷彿甚勁，但是一毫也不覺

冷。偶一低頭，見崖下面長着許多奇木異卉。向陽一面，有一處黑沉沉的，似有洞穴，當時未有意去看。閒眺了片時，徑回洞中，去做功課。坐時覺着一縷熱氣由丹田起來，緩緩通過十二玄關，直達命門，然後又順行下去，與崔五姑傳授時手按命門的情況相似。知道第一層功夫業已圓滿。坐罷睜眼一看，全洞光明，無微不矚，不禁狂喜。壁上圖解，連日來已是越看越顯。雲鳳打定主意，祇是練五姑所傳功課，一直未去理它。

這次做完功課，見四壁人物鱗介飛潛動躍之形，不特神態如生，竟悟出自東壁起始，個個俱似有呼應關聯。一數全壁，共是三百六十四個圖形。暗忖：「這圖解分明按着周天三百六十五度，怎麼少了一個？」四外又無殘缺之痕，再四揣摩不出。反正無師之學，全仗自己用心試習，並不深知玄妙，且試試再說。便決計從東壁許多圖像起，照樣練習起來。起首是一連十二個人形的坐像，俱都趺坐朝前。頭一個兩手直向膝頭，一目垂簾內視，首微下垂。第二個頭略正些，態甚安閒。以下的十個坐像，俱都相同，看不出有甚不一樣處。雲鳳雖猜是坐功次序，但是四壁三百六十四個圖像，飛潛動靜，無一雷同。這起首十二個，除頭一個首略俯，算是坐功起始，調息時的姿態外，後面這十一個既無甚姿態，要它何用？定有深意在內，祇是自己心粗，沒有看出它的異處。她定了定神，再仔仔細細查看那十一個圖像的同異之點。除面貌胖瘦、身材高矮不一外，休說姿態相同，連服裝和那衣紋都是一個樣式畫出似的，想不出個道理來。後來一想，這也許是當初真人門下練圖解的十二個弟子，也未可知。看壁上人形，一共不足二十，除這十二個有衣冠外，餘者均是赤着身子，所料或者不差。想了想，把初意略微變更，便捨了這十二圖像，暫且不學，竟從第十三個圖像開始學習。其實雲鳳如按初定主意，不問三七二十一，竟從頭一圖學起，日子一久，自可悟出玄門上乘大道。祇爲天資過分聰明瞭些，心略一活動，這一改主意，反倒捨近求遠。等把壁間圖解學完，悟出走錯了路，已該是下山時候，無暇虔修。日後到了峨眉，不能與三英二雲比肩，仍要隨定一輩道行略次的同門，在左元洞內，苦練三百六十五日。差一點便和雷、楊等人同樣走火入魔，白費多年的辛苦。這且不提。

十三圖起，盡是些人物鳥獸各式各樣的動定狀態。雲鳳便照着上面熊經鳥伸，一一練習起來。先祇是打算照本畫符，以爲不知怎麼難法。原擬每次功課完畢，每一像學上幾次，不問有效無效，能通與否，先練習上十多次，再挨次往下練去。反正不惜辛苦，把這三百六十四像一一練完，看是如何，再作計較。及至照圖纔練了兩式，便覺出有些意思，一式有一式的朕兆，不禁心裏頭怦怦跳動。連飲食都顧不得用，照式勤練不已。第一日連着幾次，練了二十餘式。坐完了功課便練，練完又坐，雖已入了悟境，尚不能將各式融會貫通。等到第三日過去，已會了百十來式。有一次練完，試照幼年在家練習武功之

法，將各式先挨次連貫如打拳般練了一遍。然後又顛倒錯置，再練一遍。練時猛覺氣機隨着流行，和坐功時相仿，愈發狂喜。不消十來天的工夫，壁間圖像俱已練到。雖然祇知依樣葫蘆，不能深悉其中微妙，對於運氣功夫，卻是已有進境。

崔五姑去時，曾說每隔旬日，必來看望一次。這日雲鳳做完功課，一算日期，已有半個多月，五姑說來傳授劍法，並未來到。可是洞角所留的食糧，看去還是那麼多，絲毫不見減少。起初祇顧每日苦練，沒有注意到此，這時一經想起，覺着奇怪。暗忖：「神仙決不打誑語，但是飛行絕迹，來去無蹤。」一想到這裏，便留了神，將所餘食糧，分別估了數目，打了記號，照自己每日食量一估，還敷月餘之用。過了兩三天，一查看竟少了些。尤其是自己最喜煮來喫的山芋，一根無存，好生後悔，不該暗破玄機，又去打甚記號。

光陰易過，雲鳳在白陽崖花雨洞中，不覺過了一個多月，五姑始終未見一臨，眼看着食糧將罄。喜得那日五姑曾說四九期滿，便可出洞覓食，如今相隔已無多日。洞外罡風凜冽，日前也曾試過兩次，除風力稍勁外，並無所說之甚。連日忙着用功，僅在洞前稍立，偌大一座仙山，俱未涉足。再過兩日，如五姑還不見到，便準備在本洞左近，先採辦一點食糧存儲，省得用完之後，急切無處採辦。雖然仙法未得傳授，好在自己原有一身武藝，又有一口仙家寶劍，還有那根神針防身，縱遇山魈木魅，自信尚能應付。出家人山居修道，一切艱危災害，原所難免，也怕不了許多。

正在沉思，偶望壁間圖像，個個姿態生動，彷彿欲活，仙人手筆果是靈奇，越看越出神。猛然想起自己曾將三百五十二像一口氣連貫習完，覺着與坐功真氣運行流替雖有動靜之分，但殊途同歸，並無二致。五姑去時未傳劍法，正苦無法練習，何不用這口仙劍，照着壁圖也試它一試，看是如何？萬一也和上次一般，悟出些道理來，豈非絕妙？雲鳳想到就做，當下拔出那口玄都劍，按着圖形，參以平日心得，一招一式，擊刺縱躍起來。頭兩次練罷，得心應手，頗能合用。祇因圖形部位變化不同，有的式子專用右手便難演習，非換手不可。如真照了樣做去，到時勢非撒手丟劍不可，覺着有些美中不足。練到十次以上，動作愈發純熟。快練到一百零三式時，又該兩手交劍，纔能過去。心想強它一強，看看有無別的解法。心裏雖這麼想，身法並未停住，就這微一遲疑之際，已然練到那一式上。這中間一截，共有七十多式，多是禽鳥之形，大半都是爪翼動作，並無器械。雲鳳用劍照式體會，都能領悟用法。

那一百零一、零二兩式：一個是飛鷹拿兔，盤定下矚；一個是野鶴沖霄，振翼高騫。一

上一下，本就不易變轉，偏生一百零三式單單是個神龍掉首，揚爪攫珠之形。雲鳳先將身縱起，右手持劍，去伐飛鷹右爪，作勢下擊。剛一落地，倏又縱起，去學第二式。因第一式未悟出着力之點，祇知橫劍齊眉，卻伐鶴的右翼，如要跟着提氣飛身回首旁擊，格於圖中形勢，非兩手換劍不可。當時略一慌亂，想變個辦法，祇顧照式練習下去，不料那些圖形一式跟着一式。雲鳳急於速成，動作又快，身在空中，剛照式一個翻騰，猛見眼前寒光一閃，自己的頭正向手中寶劍擦去。這時雲鳳的劍原是用虎口含着，大、二、中三指按握劍柄，平臥在手臂之上，再想換式將劍交與左手，已是無及。情知危險萬分，心裏一着急，就着迴轉之勢，右手一緊，中指用力照着劍頭一按，同時右臂平斜向上，往外一推，那口劍便離了手，斜着往洞頂上飛去。雲鳳身子已盤轉起來，見劍出了手，心裏一驚。這些動作每日勤練，非常純熟，不知不覺中照着龍蟠之勢，身子一躬一伸，便凌空直穿出去。她原是一時手忙腳亂，想將那脫手的劍收回來。誰知熟能生巧，妙出自然，又加氣功已經練到擊虛抓空境地，平日獨自苦練，尚無覺察，忽然慌亂中的動作，竟然合了規矩，這一來恰好成了飛龍探珠之勢。

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劍又是口仙劍，既發出去，何等迅速。照理雲鳳祇是情急空抓，萬不料手剛往前一探，那股真氣便自自然然到了五指。猛覺手中發出的力量絕大，那劍飛出去快要及頂，竟倒退飛回，到了手中。能發能收，大出意料之外。且喜人未受傷，連忙收式落地。暗忖：「那劍明明脫手，怎會一抓便回？好生奇怪！」後一想：「連日苦練，祇覺真氣越練越純，也不知進境深淺，壁間圖解是否可與劍法相合。難道這麼短的時日，已可隨心收發不成？」想着想着，試將劍輕輕往前一擲，跟着忙用力往前一抓，果然又抓了回來。歡喜了一陣，該是進食的時候，一查食糧，所餘已是無多。一時乘興，帶了那口玄都劍和飛針，徑直出洞，去尋覓食糧。

到了洞外一看，恰值雲起之際，離崖洞數丈以下，祇是一片溟濛，暗雲低壓，遠岫遙岑，全都迷了本來面目，不知去向。崖洞上面，照例常時清明，不見雲雨，這時也有從雲層中掙出來成團成塊的雲絮，浮沉上下，附石傍崖，若即若離，別有一番閒遠之致。雲鳳先見下面雲厚，雖然前幾日看出一條方向路徑，到底不曾親身經歷過，怎敢冒昧穿雲而下。方自有些遲疑，忽然一團雪也似的白雲從崖下飛起，緩緩上昇，往身旁飄來。覺着有趣，伸手一抓，偏巧一陣風過，那雲已是昇高丈許，往前飛去。雲鳳一撈，撈了個空，心中不捨，便追了去。這風一吹，不但這團孤雲飛行轉速，便連下面的雲海也似鍋開水漲，波捲濤飛，滾滾突突，往上湧來，轉瞬之間，已與崖平。雲鳳祇顧縱身捉雲，忘了存身之處已離崖邊不遠。剛將身縱起，見那雲突又前移，暗罵：「雲兒也這般狡猾，我今日若不將你捉住纔怪。」不便在空中施展近日新學來的解數，往前一探，又懸空飛出

了兩三丈遠近，恰好將那雲團雙手抱住，身子纔往下落。

猛一低頭，見腳底雲濤泱奔，浩瀚無涯，哪裏還有着腳之所。知是一時疏忽，已經縱在崖外，不禁大驚，急切間想不出好主意。等到想起提氣盤空，凌虛迴旋，身子已墜入雲層之中，睜眼不辨五指，哪裏還來得及。又不知腳底下是崖的哪一面，仗着膽大心靈，立時變了方法，把氣緊緊提住，隨時留神着腳底的地方，使下落之勢略緩，祇要覺着腳一挨着實地，便可站定。正落之間，漸覺涼風侵肌，冷雲撲面，周身業已溼透。正猜雲中有雨，猛聽雲底下風雨大作，聲如江濤怒吼，四周的雲越暗，水氣越厚，幾如浴身江河之中。約有頓飯光景，纔將這千百丈厚的雲層穿過，風雨之聲，也越發聽得真切。定睛往下面一看，底下也是一座山脊，因爲終年上面有云封蔽，尚未見過它的形勢。身子正從狂風暴雨中飛落，離地少說也有數十丈高下，一旦失足，萬想不到下落這麼低速。自己如非在洞中練習了這四十多日圖解和坐功，一旦自天墜地，直落千丈，還不是個粉身碎骨麼？想到這裏，好生害怕心寒，哪敢絲毫怠慢。先將氣一舒，使其速降，轉眼離地祇有十來丈，纔忙將氣重新提住。緊接着再做出一個俊鶻盤空之勢，以便覓地降落。